

1 4
1544
121



14
1544
121

李石亭文集卷一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鄧縣俞 經醉六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仁和陸 燦補梅

治姚紀畧上

重修姚江崇聖宮記

姚邑字宮在南城古栢陰森傳為宋元時物厥地宏厥
前為射圃後為明倫堂尊經閣由戟門以東崇聖宮在
西接崇聖宮即崇聖廟聖者封為王並王五代仍以

李石亭文集卷一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鄞縣俞 經醉六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仁和陸 燦補梅

治姚紀畧上

重修姚江崇聖宮記

姚邑學宮在南城古栢陰森傳為宋元時物厥地宏厥
前為射圃後為明倫堂尊經閣由戟門以東崇聖宮在
焉按崇聖宮即啓聖祠啓聖晉封為王並王五代仍以

宮稱生以別于河者之專祠啓聖也歷年久宮墻半剝
雖得前任張令及今司諭周君協力修葺僅完治正殿
兩廡張適奉調遂不果修瞻拜之下棟宇傾頽風日不
傲至聖之所未安卽司土者之所未安也爰以今春筮
日鳩工廣狹以地限而楹楹之制崇加于舊三尺其下
鋪磚取平取燥墻垣憲樞舉非其舊學之規制於是乎
稱葺之官於茲者至是竟克有終焉姚江同人文淵數
學宮實文運所關後之人克嗣余志以時經理而適新
之于以妥五王在天之靈開茲土文明之運豈不休歟

重修姚邑先農壇記

縣邑之祀先農自雍正年間始蓋卽古者祈穀報饗之
義以成民而致力於神也壇必在縣之東以迎春氣祭
必用三月取順農時其神曰厲山氏神農氏后稷皆先
世有功於農者祭之日農夫播穀縣令親秉耒爲百姓
先典綦重哉姚邑邇年百事隳廢余始至肅壇行禮見
夫廟傾墻圯神無片瓦之覆祭當耕籍則田在水中農
夫牽牛九轉縣令拱手旁觀報曰耕畢則退嗚呼以是
云耕與不耕等余旣捐俸重修堂宇五間治墻垣正壇
壝乃與農夫約祭之先務平治藉田去積水令燥至日
余親扶犁九推農夫播種使百姓觀者知農事至重不

李石亭文集卷一
可嘗以忘是則余殷殷勸農之本心冀以是迓神庥而
福兆姓敢曰我其奉行故事也乎

姚江後清橋落成碑記

後清橋適當餘姚後清門後清門者城北門也實臨劍
江通海潮明嘉靖中撤橋以絕倭路城得完後起建即
改河橋爲平橋繼圯于萬歷中葉乃重建洞橋其地勢
東下潮之來也猶緩其退也三路水盡東入橋甚鬱怒
船之西北來者其奔如駛稍不戒與橋擊撞船破而橋
亦損歷年久圯石落水過半往來病之乾隆十二年三
月有紳士倪繼宗公舉藏經寺住僧曰重新者爲董事

募修此橋邑令陳據以通詳得請矣不果行越一年奉
憲檄飭查議邑令曾報以現在設法勸捐然捐究不至
六年辦災其明年六月余蒞任邑紳前後捐助賑銀一
萬三千餘兩至是尚餘銀九百七十兩詳充城垣衙署
祠宇橋梁公用台以已捐未繳銀一千四百兩亦聽催
收濟用數稍廣然衆功並舉又不敷是時也潮益爲害
橋工益急爰酌議具詳先儘橋工動用急民事而後官
衙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得各憲報可卽發存
庫銀如數交僧旣鳩工伐石而已捐未繳之銀亦集以
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橋成前後約費白銀二千五百

兩有奇尚餘捐助銀五百餘兩益之以別項公費自城門至橋所砌築石塘若干丈以便行人以順潮路是橋也工閱七載前此購料早費千金因募化無出半係重新解囊該僧品高行潔樂施好善自興工以來無日不在工所余賴其力以克有成橋舊在城門口今東移二十丈用殺潮勢高逾舊洞惟三云

剷復燭西東湖記

東湖分燭溪之上原灌梅川田六百餘頃建閘啓閉厥利至溥有橋曰航渡近山麓水勢紆緩故其內多淤沙農民以其無碍灌溉也而開墾且報墾輸稅焉閘時既

久遙遷委輸橋之外沙土漸積湖身日隘私墾私種者紛如也已已夏旱梅川民需水孔殷啓閘磬放因群致怨夫墾田之人之阻碍水利也一言詬誶釀成聚衆巨案累月經年干連者強半在城余接任勘審檢志乘溯源流竊謂故甲不申勘禁不早官其地責耳貪小利忌遠猷小民何知乎會鞠既定航渡內外分別剷復爲善後策商諸委員趙令附禾議上之得嘉許焉會邵伯舒公新蒞因西湖案并請石繼自今豐碑屹立古制不磨湖之水其源源不竭也夫

禁墾燭溪湖記

李石亭文集 卷一
四
燭溪爲姚江巨浸居獅子磨盤諸山之麓梅川龍泉等
都田畝環列如繡灌溉資之明成化中建閘築塘以均
茲湖之利其上源曰東湖下源曰西湖歷年旣久沿山
近塘多浮漲湖之民漸次墾治而原所溉田幾涸於是
互相爭奪東湖之獄旣成西湖之訟復起刁民上控大
憲委勘飭議羽檄紛馳二十餘年或請墾或禁墾案如
輓轡謀同築舍余抵任揀卷其東湖着上虞令會勘其
西湖則獨余勘也旣遵委會勘東湖案隨獨詣西湖察
形勢喟然曰是湖而可墾也是無梅川龍泉等都之田
也前之議墾者何心哉遂立請于憲蒙郡伯親勘得勒

石永禁後之人享是湖之利敢忘所自哉

歲修海塘記

海在治北四十里自上林至蘭風七鄉地悉瀕海海水
近薄海鹽通定海之蛟門西過纂風亭入鱉子豐通錢
塘江橫亘八九十里其產魚鹽蟹蛤稻黍菽麥瓜蔬木
棉蘆葦諸鄉小民生業其中然海端鹵脆潮流溢決數
十里地爲海所漸駁駁入內蕩民居害嘉穀前民苦焉
宋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始作堤捍海其後施宿葉恒
胡復周進相繼更建土石等堤東起慈谿之洋浦西接
上虞之烏盆袤長二百四十里有大塘新塘周塘潮塘

之別歲久不治至國朝雍正初年諸塘皆廢獨大塘存而坵損過半潮患復不足禦縣令葉瑄文以大塘外淤地可墾爲田乃自洋浦迄馮東干墩路一帶勸民捐築土堤名榆柳塘雍正十二年張令永熹又於榆柳塘外勸築利濟土塘亦自洋浦起未至臨山而與榆柳塘接以此層次保衛沙灶地畝民得收海塗之利顧旋築旋圯海潮仍爲民患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潮忽大至淹沒民田四五萬畝漂流民廬舍器物不可勝計前任王令詳請帑一萬七千五百餘金着各戶承領修築兼爲災黎餬口計謂之以工代賑工未竣王亦謝病去

先是姚治燭溪最爲民害乾隆十七年府君初到任會當防秋時雖匆匆補築未善也會七月十六七八等日颶風挾雨大至吹屋瓦圯廬舍拔樹木三晝夜不止余惶恐戰栗乃跪庭中祝曰窮地窮民甫離災難嗷嗷待哺若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爲魚水旱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罰爲此方黎庶延殘喘祝畢夜方半隨喚幹役數人分頭查看天微明廟山司巡檢俞漣馳報海水幾潰堤賴西南風大作潮爲卻塘雖損得存聞是心稍安今年六月十三日余親至塘所督工摘拘民灶之黠而玩者數人枷責示儆餘皆捫循而噢咻之未匝月

塘之傾圮者皆完整如初竊謂秋汛若大差可恃以無
恐而潮竟不至查姚邑海塘原係民灶自修官爲董役
顧行之旣久不無地棍包攬科歛之弊茲蒙撫憲覺羅
雅議奏坐塘田每畝捐錢四文官爲修築奉 旨報可
通行勒石飭遵查坐塘田共計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三
十二畝零歲計捐錢五百二十四千五百二十八文司
其事者苟能以真實愛民之心行之自可永免潮患又
聞潮汛之大在七月望後廿前過此五日雖有潮不爲
害塘各有專司杜家三管理上埋下係三山司巡檢董
築柏上柏下典史董築而梁上梁下以及馮東馮西則

俱廟山司巡檢轄也初余督工海塘由東而西至梁上
界居民負畚揭爭先取土絡繹不絕蓋由廟山司巡檢
能以身率民民樂爲用故不賴督責而工成余寔嘉賴
焉因并及之

禁墾小渣湖記

渣湖有二在上虞者曰大渣居民開墾爲田其下爲小
渣界餘上二邑間周圍七里隸上虞者十之七隸餘姚
者十之三北納蘿碧蘿巖諸山水以蔭溉民間其東南
小穴坵頭東塘角等湫承而洩之又有張年湫大湖門
引湖水入運河溉兩岸田畝兼通舟楫利行旅爲寧紹

衝依古然也雍正十三年虞民既開大渣因并開是湖以自廣則有李宏遠等上控藩憲批委山陰上虞二縣會勘當經二令妥議詳請勒碑禁墾結案至乾隆十三年虞民姚明立周文彥等復藉墾荒爲名紛紛報墾署縣蔣以爲湖之東身已成高阜不開爲田棄壤可惜遂上其議奉大憲批府覆核議詳未結乾隆十五年上虞李令餘姚會令會勘得小渣承受大渣上流之水以資灌溉宜蓄洩開濬則旱澇無虞淤塞則有秋難望墾田未便上大憲以前後兩詳互異飭委嵗縣會同餘上確勘值災務殷忙未果余抵任後檢卷關同上嵗二令詣

湖所查勘上邑趙令以爲湖身隸虞者七分而溉田之利姚民收之三倍捐虞沃土以利姚輿情未協如蔣前令詳許開便余曰斯湖若可廢古人有先之者矣姚邑雲樓都之田皆仰溉於是若何廢之况虞民並有田在湖下姚民病則虞民亦病其罪害均也前此大渣新開隱佔過半至今未楚開湖之議未必果有利于國先貽無窮之患于民不可會委員戴令意與余合遂定稿詳憲批飭永遠禁墾在卷斯湖之存案積廿年勘經七令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附請禁墾小渣湖詳文勘得上虞縣民人姚明立等認墾小渣湖案緣是湖坐落上虞地方湖身約計七里與餘姚之雲樓都接壤西屬虞者七分東屬姚者三分歷有塘堤

分界比滙諸山之水盡歸於湖由湖南出口下達運河以至下壩計十八里悉賴此水通行舟楫而姚邑雲樓都之田又勢處低窪尤賴虞邑七分之水瀉入灌溉是茲湖之大有裨益者然也今查湖之東半皆淤漲若壑成田計可千餘畝但姚明立等止知目前之利不思湖壑為田其利在虞而害已歸姚職等奉委細勘情形此湖若壑勢必填築田塍多開溝洫湖身狹隘遇水大必至漫溢而低處鄰田盡為澤國水小則各處蓄閉阻截運河下流之田無處灌蔭是因千餘畝之新壑而絕姚民數萬畝之水道事之斷斷不可者也又况十八里運河雖曰通商而兩岸之田均藉是水斗犀利姚亦以利虞尤不可絕其源以致乾涸是以雍正十三年間經前山陰劉令上虞鄒令會勘請禁開壑奉前督撫院程批飭勒石永禁有案茲甲職等會同確勘實屬有妨水利應請仍飭禁壑其淤漲之地槩行疏通深濬以茲蓄水利奸民不得妄生覬覦緣合將勘查實情形詳覆伏祈憲核

禁革庄書積弊記

姚民投遞呈詞每日至百餘紙關田土者十之六七皆緣細號不符糧額不清豪強志在兼并而胥吏因緣為奸余始至清理塵案知其弊皆在庄書蓋分管者至有四十一人吊其冊或不時至乃云賚往鄉間其情弊尚可言耶竊思實徵必以推收為準推收必以印契為憑而契之有印與否必于推收時查驗今產業過割官不與知庄書惟利是嗜無論印契白契概予收除甚至藉詞出嫁詭捏分單無契者亦得推收種種詭妄不可枚舉故有田未賣而號已無存者有田已賣而號猶兩頭生根者有幾畝幾分而減為幾分幾釐者有幾分幾釐

而加爲幾畝幾分者田多號少則將亡其田田少號多則倍輸其賦愚民傷心飲恨莫可誰何訟所以積而日多也余既知之悉卽于是年冬詳請大造得各憲報可閱一年册成內載田地山蕩共七十二萬一千三十五畝五分零統計歲徵銀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五錢零米二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五升零歲折收銀三千八十五兩四錢七分五釐零通共銀米折實徵收銀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兩有奇計册五百九十三本吊存內署另點庄書八人司其事屆推收期依法妥辦事畢交下手庄書年夏年換不許積充仍將飭禁緣由報明

各憲勒石永禁茲役也正田號清糧額豪強不得兼并胥吏無緣滋擾數美咸具息訟寧人端必由此可以治

姚卽不僅治姚余故爲之述其畧俟後之君子採擇焉

附請禁革庄書詳文竊惟任土作貢治世之常經撫字催科有司之專責經理之法務須先清田賦之本并拔弊混之根庶幾執業者易於輸將奸滑者不得滋訟查雍正九年奉前督憲李禁革里書設立殷戶推收誠洞屬里書之積弊而欲以殷戶清其源也旋於雍正十二年開奉前督憲程飭行殷戶不可復用將所管册籍追齊交給庄書辦理嗣蒙憲定各庄書務擇誠實畏法諳練書算胥役於七八月推收之後年夏年換僉點承管歷次遵行各在案惟是數年來知姚邑者正署迭更僉點庄書如同奉行故套以致陽奉陰違積戀分管且因前令曾有飭令原點庄書督同戶糧架三房有名書役分庄經營之該各書視同世業職於上年到任後卽當七月推收之期迨事竣吊册稽查知民間田賦不清收除多外斷難因循陋習用是於切敬陳未議事案

內詳請大造數月以來嚴督庄書遵照條款詳細趕辦
幸已告竣仍遵憲行於諸練書算之書辦中嚴加甄別
慎選庄書八名承辦外伏思庄書多則奸良不一經管
久則積弊難除册存書于則偷收偷付任意增刪即至
告發察究亦已事後追求是以刻憲立法務令年更年
換算書八名經管妥辦以力杜弊混今若奉行不力則
糾紛錯亂不難於清釐之後復見混淆職業將造歸戶
册督令各庄書經算清楚悉行吊存內署現着新點庄
書分庄覆核驗算次年額額繕造實徵各册送核其從
前積總之書悉行屏退至民間買賣產業向例收稅之
後赴庄書驗契推收照每年七八月設局之時登册該
書如有執契收戶者夾契送核即令收付局竟仍將歸
戶册繳署不許滋弊永遵年更年換章程不得於人名
之外私設暗分嗣後并將歸戶册造入交代查照力行
庶幾歷任知所遵守而賦源可清弊根可拔然非詳請
立石永禁誠恐日久法弛未免乘機淆亂理合備叙詳
明伏候
憲小

姚邑各汛營房記

姚邑古稱用武地明洪武二十年大將軍湯和畧地至
東浙以茲土要害宜徧重兵制險塞乃命千戶孫仁增
治堽堞又于北邊置衛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備倭寇
嘉靖間倭警逼各鄉震恐咸入保邑不能容少保呂本
切維桑之急請更于江之南設城姚遂有兩城我朝
順治十五年增南北城各五尺康熙二年於沿海設立
砲臺用衛縣之西北鄙而倭患遂絕四十六年十一月
匪徒張君玉等騷擾慈谿上虞餘姚等處時則大嵐山
上馬崗練總馬預備實與其謀大嵐在縣治南界連鄞
奉兩邑離城一百六十里山深菑密舟輿莫能至土著

者類皆蠢愚奸徒煽惑易以搖動故自逆黨伏誅大嵐
遂爲重地移總捕同知紹協右營都司駐劄是山防巨
測也外則中村梁衢北溪三汛汛官各一員均扼要隘
爲犄角勢而沿海之趙家臺崔家臺謝家臺以及曲塘
道塘勝山墊橋等臺黃家路口次設兵防守如故其周
家路水師巡察海洋尤稱要汛沿江則都家灣接待寺
曹墅橋下壩四汛當寧紹之衝又賀墅港五車堰方家
崗燭溪湖姚家墊皆爲巡鹽而設南城無武官北城有
城守二員又觀海衛防汛一員周巷一員澣山廟山各
一員皆屬大嵐都司所統兵共一千二十七名分守險

要躡緝盜逃民以無恐第各汛營房年久不無坍塌又
叠遭風災往往瓦敗垣頽致弁兵棲身無地余竊憂焉
以狀白憲蒙題請發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操練約法雖有專司而治舍宇謹斥堠使兵無露處之
虞得以盡其捍衛之力則守土者責也姚之兵數視他
邑獨多控山防海亦視他邑爲更要營房以時修葺蓋
可忽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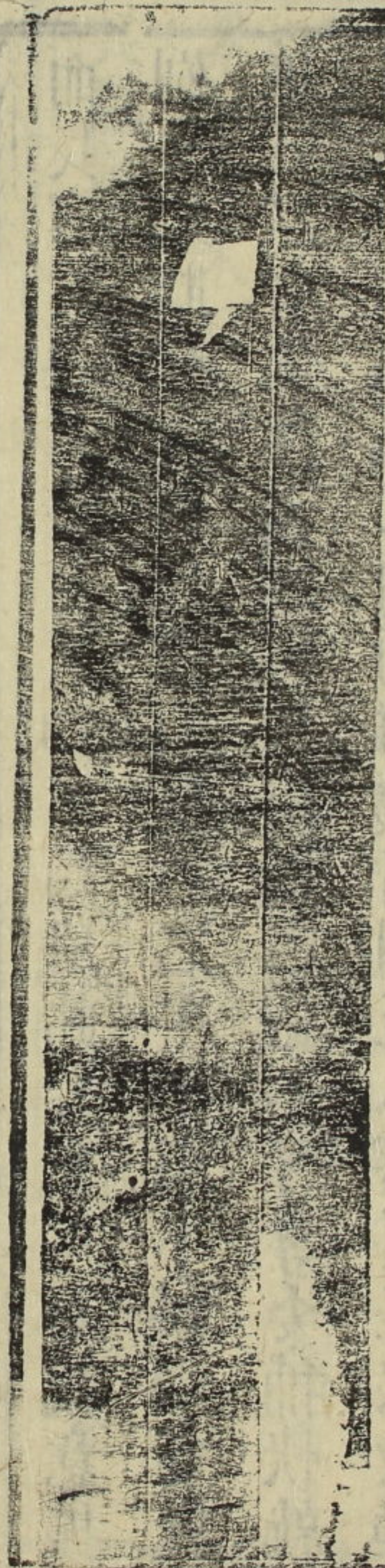
訪拿賊窩記

姚邑賊案視鄰縣獨多者境西南多山東北臨海山之
平衍可田者無幾居民率多碎芽柴販筍尖以爲業海

濱則自大塘外俱屬浮塗莫施耕種生其間者駕小舟
捕魚乘潮退捉土跡脊以餬其口計小民一家老幼數
人而其業止是又或爲人傭作往往力勤而直薄果其
腹不能顧其家嗚呼此賊之所由多也夫賊必有窩窩
必皆本地家右而窩主庇賊必皆倚捕爲長城捕與窩
與賊串同一起而子是乎牢不可破矣余去夏來治姚
疆點視獄囚披閱案牘賊之未經獲與雖獲而首犯
在逃者約計百有餘案而村庄小窩之以失竊報者且
纍纍而未已也因喟然曰設官所以除盜除盜所以安
民散數百十虎狼于野吮其膏血被害者日呼號望救

而長官若聾若聵而不知申焉用此長吏爲乃銳意振
刷立比期懸賞格以懲以勸行之半年而小賊頗多就
擒其黠者依然漏網因思緝賊之權不可專委捕快就
各案中摘錄賊之猾而難獲者四五人密書差票夜喚
皂隸李兆民壯樓恩至內署出票袖中而諭之曰案賊
某某現潛身境內爾果能依限拏獲則受上賞否革役
二人唯唯退不三日而積賊景三擒至內外莫有知者
又十餘日而逸賊張子顯張文紹陸通儒鄒士元繆永
年孫善平等先後就擒余曰此二役之功也坐公堂賞
花酒給銀廿四兩或十二兩有差旣而研鞠各犯備得

屢次行竊及賄囑勢豪串捕庇縱各實情當卽差拘州
同楊某捕快楊某錄供通詳革審分別絞軍流抵罪自
此而後各捕頗知自効賊案亦漸減于前余之心至苦
矣而余之心亦慰矣雖然此特治其流耳泝其本原賊
所由潛踪匿跡皆里隣爲之徇隱稽里隣法莫善於保
甲保甲行則宵小無所托足此又戢奸之本余之所以
日夜熟籌而思所以安良之善策也



李石亭文集卷二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德清陳

墉厚堂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淳安王世維維之

治姚紀畧

下

姚江書院志畧序

書院之興廢人才之隆替所關也故近自督撫大吏以
至州長邑宰輿教勸學莫此爲先姚邑江山明秀靈潮
吐納浙東精華於是焉聚竊怪茲土自又成蕞倡學天

下望景希聲居然濂維關閩復出若其一時忠孝節義
勲如黃忠愍劉蕡山未可一二數時科第之盛今所見
烏頭鴟吻蹲獅怒猊者皆昔之朱門華貴而百餘年來
風流衰歇弦誦無聞何其衰也子衿靡恙誰爲振其惰
窳者而開其聾聵乎城南故有姚江書院墻屋頽圯有
田若干畝爲主者侵漁前令莫能治而城北有信成書
院係乾隆九年爲前蔣令改僧舍而爲之蔣去而院事
亦廢何者無法以永之故也夫無田之僧舍徒矜一時
美觀輪流乾沒藉口歲修有費實無片瓦加增至使人
徘徊茂草欲問向者講學之規輸產之盛而故老遺民

皆無在者無怪茲邦風會之日降也客秋因公至邵宅
檢架有藏板知爲姚江書院志畧念非一家之書而一
邑之書因攜歸署命工刷樣讀之始信昔之鄉先生前
繼文成蕺山之後勵品敦行見性明心及公產一絲一
粟之出入會聚一飲一食之贍給勾稽劈畫具有法程
嗚呼豈料後之人荒忽不復措意若斯哉則茲書之出
有若或使之者得非文成之靈爽不泯於在天歟又剝
盡將復風會之轉移此其朕歟夫獨創爲難而補缺較
易因捐俸修之鳩工築之浹辰之間而真然改觀講堂
除之山長臨之未幾而濟濟多士矣則余于此信有力

李不... 卷二
焉按志畧義田六十餘畝今止存三十三畝數既減半
田已非故事隔六十年業已無從究詰今其存者益之
以永存菴沒入官田凡九畝蓮花坊沒入官田凡十畝
又指月菴沒入官田凡三十畝共得八十二畝有零皆
開具細號刊刻于碑視曩者六十餘畝之數爲贏矣以
歲充明師脩脯擇佳子弟而教之十年以後人文不日
起者未之有也方事之殷有難之者謂南城之田不便
歸北此甚悞也天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公私何如耳
三四里間自分畛域何以忘物我祛爭黨距大道之公
不亦遠乎余以爲信成云者以爲尊信文成殊不成語

未若直改姚江一化彼此斷斷之習東遷之鄭盍亦施
舊號於新邑邦之人有能復姚江之舊者則移此而之
彼其亦可也余獨慨名邦之文獻適觀袁繭綰符茲土
不無顏汗又幸志畧之出適當余振興書院未及半載
之內前哲之用心不泯而余之用心倘亦思所以不泯
者乎爰備書顛末以冠其首並開載前後歸入書院田
畝土名四至而院內課士規條亦以附見俾後之觀斯
土者得以考焉

一敦孝弟

讀書務在窮理窮理務在躬行四子書爲日用常行

設也豈口耳之爲乎夫子之道忠恕便終身用之不窮堯舜之道孝弟卽仁民愛物都是而未學往往判知行爲兩途又不知所知所行何者爲當務之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字皆指善而言善何麗卽大學三章釋于善而以仁敬孝慈信實之者是也是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達道舉矣知以知是仁以體是勇以強是孟子云君子居是國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君子之所化子弟之所循非有異物也諸生亦務於此而已

一別義利

人品日壞緣於義利之不明世有慎取與謹辭受甘人者則於立品也思過半矣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都是更精言之則義利非必兩事祇分其心爲己爲人而其幾端在謹獨謹獨者致力於存與發之關也誠精故明大木旣立沛然莫之能禦故山天大畜則羣言斧藻一皆輝光之日新南社記卽竹帛旂常罔非民由之實際

一變氣質

古人之學變化氣質而已矣十年去得一矜字克治

李石文集卷二 四
若斯其難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自
虞廷教胄惟此爲先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嘯
雖聖門諸賢猶所不免亦語之使自勵耳諸生試自
檢點得之天成之性剛克柔克佩弦佩韋必有能明
其故者若夫言不及義人而無儀聖人以爲難風詩
之所刺羣居終日尤不可不之省也

一 究經史

兩間義理蒼萃六經千古成敗炳列諸史號讀書人
緣何高束經史既能十行俱下善讀經者用朱子分
年而課之法史豈能過目不忘善讀史者用蘇子每

讀書皆作數過求之之法如是二十年精通貫串真
可謂坐擁百城指揮如意者也

一 講註疏

國家經學昭明五經註疏各有御纂而周易折中出
自 聖祖仁皇帝睿裁涵今茹古苞乾握坤當日見
而知之者安溪李文貞也其所發明殆前代儒臣所
未有竊怪茲土人人習易問是書雖老生亦莫之睹
然則所習者何物也學使按臨考試首重經解蓋卽
欽定之書考其疏通淹貫與否該生其各就所習本
經嚴加討論臨時答問自多針芥之契有能兼通者

足連奪數席矣

一通古今

讀書之法貴乎以身預之誦禹拜臯颺便有正直溫良意思誦五子之歌及微子便有惻怛幽憂意思可以興可以觀豈獨詩爲然哉而近有強記背誦同於嚼蠟無味者無怪也吾之真宰不存安所得古人之真宰而遇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而其人之微渺與其世之升降正於頌讀時有若或遇之者知者定有味乎余言

一習舉業

文章本小道于技未爲尊自古以爲言又况乎帖括然而一縷心思可以彌天蓋地一腔議論足以震古燦今無他比附聖賢之旨以立言故也在制舉之初亦不意其道之至於是而日星月異變化詭竒正使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然而其體不可以之不正也曠古以爲才放濫以爲富天吳紫鳳顛倒短褐又成寒乞相耳

一別邪正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而言者心聲是故不知言無以

知人文辭之於言及其精者謂人品不於是可規乎
姑取一二人觀之項水心之文非不警悚也而安詳
不足視陶菴之雄毅慷慨則異矣王介甫之文非不
拗峭也而孤憂已甚視歐陽之委婉紆徐又異矣其
文不蒙而其人之邪正亦別是故厚其儲家人之所
謂其言有物正其心文言之所謂修詞立誠

一論理氣

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就聖賢行事不作浩
然充塞者言之而蘇子猶得之以爲行文之樂事謂
太史公史記恢奇跌宕亦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之故

然董子十年不窺園而天人對策氣色亦復不減而
醉粹有過之者無他多讀書而已矣理與氣相輔無
理則氣不行無氣亦理不立其間有過相勝者馬班
之文理不勝氣濂洛之文氣不勝理而百家諸子皆
出入其間君子與其文勝也無寧氣勝文勝則六朝
而已矣徒爲氣勝也又無寧理勝氣勝亦終自盡於
八家而已矣

一戒盈滿

昔仲虺之言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虺之賢戒湯之聖猶丁

不學文集卷二
寧於此舜稱禹謂其不自滿假益贊禹願其以謙受
益孟子言舜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
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與
夫子之言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足相印証以今人文
字之工拙較之聖賢心性工夫參贊事業何啻蚍蜉
而一知半解翹然自以爲足甚且護己之短嫉人之
長聞良規而不信寧滅身而無悟明知不然而狠愎
固爲小人之過之文實信其然而自意亦藩籬之鷄
烏足以知天地之大哉

一主忠信

學問修行總以忠信爲主忠信卽所謂有恒也亡而
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此近日讀書人大病普願
學者各存尚細之心外愈闇則中愈章若外強則其
中必乾矣

一兼技藝

志道據德依仁矣子又曰游於藝禮樂之文射御書
數之法今不盡古若而登高作賦大夫之材對客揮
毫文人之樂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見一技之不可
忽也柳公權云非欲字好卽此是學昌黎旣病夫俳
優者之爲而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光燄卽

不類於俳優矣又願學者之兼所愛而精所擇也
以上十二條指示立品讀書作文之要守謙崇實
之方而餘緒兼之蓋不敢苟徇而不遵賢哲之高
衢亦罔敢大言而不中親切之實病但能勉勉循
循則亦本末兼修華實並茂之士矣推類以盡其
餘又所藉於默識旁通之力也

姚江課士錄序

姚江爲王文成先生故里固理學名區也自明迄本
朝斯文不墜科第連綿而百餘年來漸次陵夷何者文
不稽古學無師承也後生小子將何述焉余蒞姚半載

乃取舊所謂比義學者名曰信成而一新之改曰姚江
延橋李君祖惠爲師李君本姓沈爲余分校浙閩所
得士其行之矜式鄉邦文之衣被大江南比者二十餘
年矣在闈中主司歎爲自來元家無此作思藉其人挽
回一世風教捷南宮第二擬館選不得咸惜之需次家
居鄉之子弟喜其歌鹿鳴而去而來之疾也則考德問
業仍有恃而天若有意以私於姚人旣一歲士之相從
受業者漸有得乎六經仁義之說而相率爲堅古純粹
之文余公暇一月兩課士每課則兩廣文周君衡齊桂
君曹源必至衡齊素善於李君又偕司訓勤于其職往

往大聲疾呼招來願學未逮之士而又爲之引繩批根以堅其所信微二君力不至于此余于學問文章有夙嗜曾不意分校之役爲姚之山長得人遭遇兩廣文又隱隱若啟若翼宦海風塵簿書鞅掌如吾儕聚首從容文事一時之盛可多得耶時旣久爲文日益多擇其尤者雖干首先付剞劂氏亦願邦之人士率由茲詣其亦不負山川之靈氣而追踪文成不難也

季考示士子文

以聲心握管具形本末文爲載道操觚自見源流故誦絃分春夏之功矧竹箭肇東南之美原夫姚之爲邑

也壤接明州星連於越芙蓉峰暖湧黛色之千堆蘭蕙江清映靴紋之百疊子林灘近尚有高山流水之音神禹圖藏還餘卧虎蟠龍之氣燭溪湖畔疑照星黎石谷亭邊如披金匱女牆南北一虹長卧雙城翠岫東西匹練高飛千尺若夫鏡臺樊榭昔賢題咏方多他如舜井象田古蹟存留不少惟茲山川秀出固宜文物踵生蓋自伯施擅譽宏通仲翔秉操亮直鹿亭沙葯菊磻竒書代有名賢何勝屈指若此未遠非必干有餘歲之前如彼其多總在百里提封而近惟文武之講學爲濂洛關閩之復生視象山之導源尤事忠節孝勛名之丕著瑞

雲樓畔尚言芳菲陽明洞邊如聞太息月峯孫氏旣墨
妙盈庭梨洲黃家亦筆精充棟填妙詞於葉氏玉茗盡
拜風流揣雅態於諸公琴操都含清曠魏科高第久甲
寰區烈士名臣尤光竹册緬典型於在昔果文獻之名
邦及風韻之未遙蓋君子之五世本縣巴地幾才川中
樗質紅綾啖罷風簷亦自身嘗白版分來案牘空嗟形
役慕文翁之化半載有餘聽武城之歌四郊奚似前此
棘圍校士曾分永叔之公明洎乎花縣拈題畧識終童
之英妙茲當蒼精啓節太簇間辰皎潔輕冰對蟾光而
寫鏡飄飄餘雪入簾影以成陰正盃中椒滿之時實花

下筆酣之際定於本月二十四日齊傳通邑生徒並赴
明倫堂上面加考試親叩淵源蜀錦吳紵定是光庭神
麗春華秋實誰非奪目清新斑管微濡爭喜敲金而憂
王雲檻小擁同誇繡虎興雕龍理守程朱八股體聖賢
語氣制垂洪永終篇流卷軸精華維酌雅而稟經陳言
乃去必芟繁而滌濫文品以尊至於對白拙黃駮四偶
六雖屬文人餘緒亦覘翰墨菁英更有歌就三章吟成
五字書生興致壓元白於樽前學士襟期奏宮商於筆
底煌煌錦綉累累珊瑚但彈一日之苦心敢負千秋之
賞鑒擇其尤雅標列國門拔茲蓮茹送歸書院臯比獨

坐延來舉國名師絳帳宏開接就姚江道脉庶幾芳規
復振學社重興以比年上苑花明當聖朝廣闢四門之
會而轉眼蟾宮秋滿又多十遙搏萬里之期正宜淬厲
青萍應有司之尺度亟合裁成黃絹副識者之品題其
各勉旃毋虛佇望

城隍牒文

竊惟上帝好生明神濟物而司牧爲民父母民實流亡
焉實此官姚邑負山濱海廣數百里居民數十萬戶土
壤瘠薄所出稱穀荳麥木棉之利僅支半歲餘皆仰給
鄰鄉雖豐猶殆歉何以堪查上年被旱實在飢民三十

萬口流離轉徙道殣相望賴 皇仁疊沛加之二麥豐
收然元氣凋瘵已甚楠去年六月蒞任時羸瘠初起情
形尚劇屢經爲民請命幸雨水和調早晚二種收成俱
及八分民以無恐皆神之賜今夏始病雨水過多屆今
早禾結實晚稻秀發正資嘉澍而天道亢陽經二十餘
日不雨旱魃將興商羊弗舞萬一鹹潮漸逼車戽無施
厥憂豈小謹約同城文武各員設壇虔禱自前月二十
七日爲始神其鑒念大災之後十室九空官逋私債正
需彌補譬則大病初愈更復摧殘速之死也司牧失職
上千天怒其官甚惡其民何罪一載以來其有隱情不

得撫字不周喜怒刑賞不當上負朝廷下累百姓神則誅殛楠身弗更移毒及下神其鑒楠勤勞閱其拙鈍赦夙讐如念精誠尚可原宥則祈立沛甘霖惠茲子遺楠當省愆思過倍益冰兢則與姚民共答神庥於無既矣

樂只堂銘

余治姚之二年時和人又寢以無事乃得起衰興廢改大堂而重新之堂成顏曰樂只勒銘其上用自省覽以無忘父母斯民之職云爾 有美斯堂政成教彰求寧求莫勇秀扶良賈恥飾市巫絕投漳企彼前詰循跡相

望仰惟 聖明赫赫斯在上天難期下民恐始儼矣其高敢忘予愛作福作威縱欲自肥民瘼罔恤怙過飾非其或反是材謗力微柔懦不決如脂如韋凱以強教弟以悅安非強作悅爲慢爲殘其惟賢牧爲民錫福民膏民脂爾俸爾祿職無曠官恩均顧復明月村杏花春猶芝秀披和屏然別伏吏靡不畏民罔不懷冀黃卓魯職有利哉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夙夜匪懈以報九重臣門如市臣心如冰凜義不刊詩云樂只

六不齋說

余闢地治齋既成顏曰六不客問余曰有說乎對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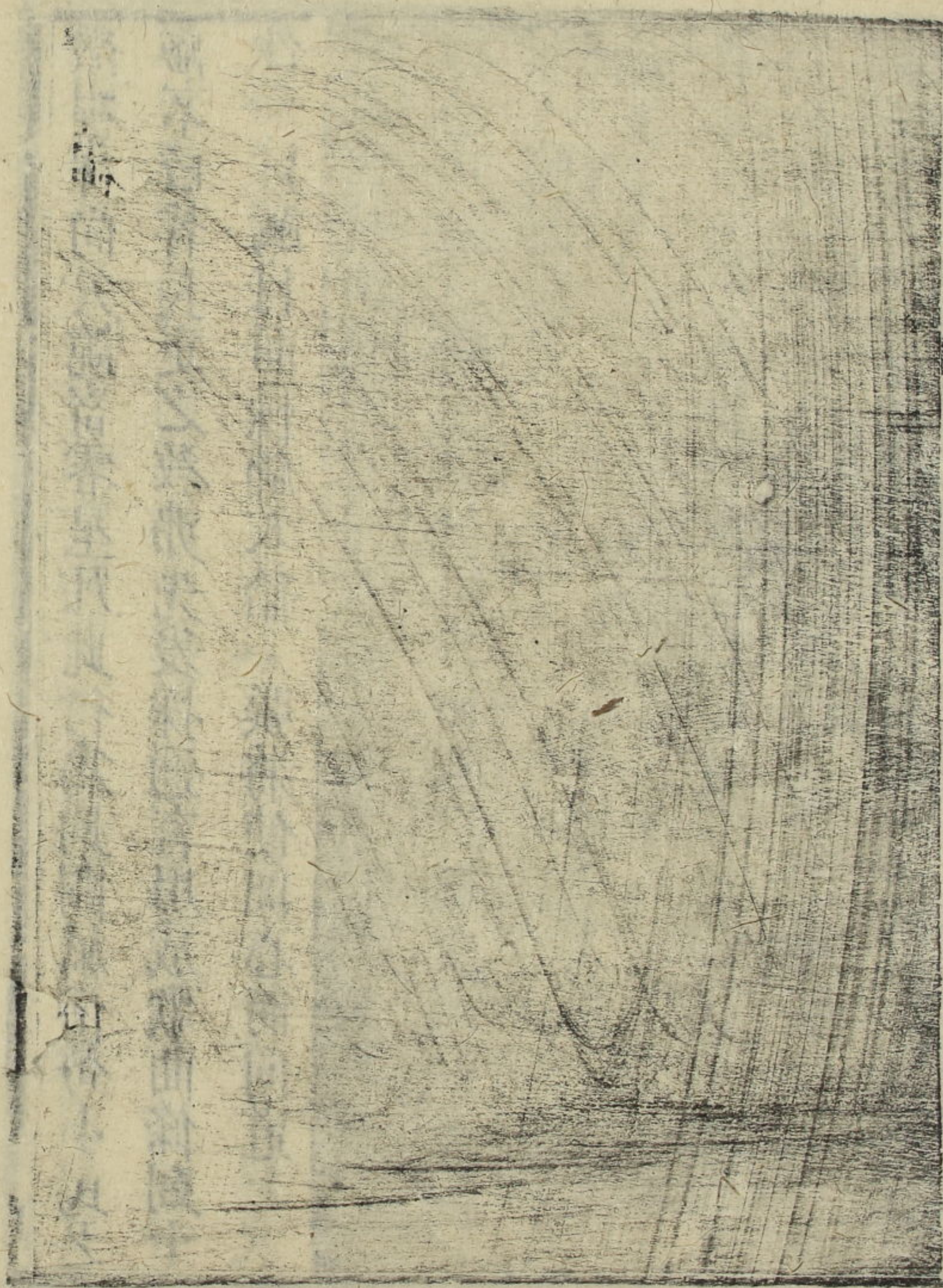
不貪不虐不違道于舉不勤始怠終吏胥不寬縱案牘
不停留六者皆余所未逮然竊有志焉出而行之入而
思之稍或譽焉用自責也客曰如是信可以名矣遂書
之

勸民歌序

姚邑山環水帶土瘠民稠貧困無以謀生疾病不能自
養或老母而分爨有生妻之去惟兄弟深仇因爭尺土
兒孫失教久廢三冬海邊之惡少行兇老拳毒手局裏
之呼盧徹夜舞榭歌樓兩紙虛詞吸盡愚民膏髓一貧
無行穿來半夜篋籬資湖蓄水水無多侵畊雜衆是矣

徵糧種尚欠詭寄零星凡此行爲均闕風俗苟小民之
體不改皆長吏之教弗先爰採邇言用成歌曲條列十
件以觸目而悚神人給一張將使回心而向道

李石亭文集卷三



李石亭文集卷三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德清陳 墉厚堂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淳安王世維維之

族譜序

人本乎祖祖一也其後必分分焉而至于什伯千萬則
傳世既遠或有如秦越人之不相識者矣又或有尊卑
失序以手繫足足加首者矣夫不得不分者勢也分而
仍不分者情也善乎老泉之言曰吾所與相視如塗人

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一人之身而可漠然不相屬且或戕賊之而後甘心哉吾族於明代居雲龍壩頗稱繁盛值張逆之變吾祖美實公而外無一存者而祖又以幼齡失怙隨母育於他所族中事既不能知而遭世之亂家乘遺失故世系由來亦不可考今自吾祖以下僅四世耳然吾懼夫後此之遠而無所統而寢以淆亂也於是乎作譜雖然譜豈徒以紀世系云爾哉蓋將以尊祖敬宗而教孝勸弟也故詳究歲時祠祭之禮并祠田行息之由以著于篇而先人有功德可紀者則又各附小傳庶乎傳信徵實遠而不疎近而

不亂宗法明而家政舉矣若夫結強宗棄手足貪榮附勢瀆厥派系而不顧者則吾所弗取也

族譜圖序

李姓出於伯益著於老聃而蔓延于天下其支分派別有自來矣第源遠而流益長根深而枝益茂雖積功累仁崛起在位者非不代有其人而歷世既久統系難稽倘一涉附會卽遺遙遙華胃之譏况吾族之家於羅者明末遭變幾無遺子倘非美實公自脫于大難之餘則羅之一支絕矣其又焉能泝流窮源遠追厥初生民之際耶故今之譜者譜吾羅之一支也雖然羅之族繁矣

而美實又以幼齡失怙育于繼父莫能知族中事迨承
平後欲考其實而族人皆盡舊譜散佚所及知者曾祖
厚公耳自厚公而上名諱雖存統系莫別今欲定以世
次慮昭穆混淆後先失序以重子孫之罪故第載其名
于篇倘兵亂時吾族尚有逃亡在外者俟他日相見釐
而定之庶不失吾尊尊親親之意也

附凡例二十二條

一圖譜倣宋廬陵眉山諸大家定以五世前五世之
末卽後五世之始今從美實公以下至朝字派爲一
五世從朝字派至義字派爲二五世又從義字派至

滿字派爲三五世百千萬世咸以是爲準但將來支
流漸遠宜各標房分於篇以便觀覽一昭穆用橫圖書
名書字書生而子嗣直系其下卽倣古之宗法也

一配偶并書某氏所以明一本之恩示敵體之意也
元配曰娶續絃曰繼娶納妾曰再娶據事直書乃不
滋人之疑

一士大夫必書字書號次及爵位俾不與衆同卽貴
貴賢賢之義也令後人則而倣之庶可繼續書香恢
張先烈

一墓地必書某處某山向令子孫知先塋所在而祭

掃可無失也

一立嗣無嗣特立者曰立有嗣後立者曰育收養遺孤者曰撫竝以先後爲序直書立某之子繼某之後示生養兩重也

一山川古蹟居址墳塋係合族公共者則曰祖地係各房另置者則曰某某私業開卷了然庶無佔爭之患

一族中卓卓有功德可稱道者生爲族姓光死則據其事之本末爲之立傳載入譜中以示子孫其或行誼未優間有一二端可採者亦必於圖中註明以示

彰善之意但須據事開載不可稍有溢美

一族人稔惡不悛者便須屏絕不致有玷家聲生不得列名於譜死不許入祠堂或譜中已有名者宗長房長持公筆除之

一百行莫大於孝弟父母在日弟兄不得析居有偏聽婦言乖忤啟釁意欲分產者卽以不孝論子婦皆逐出父母五十以上不任勞六十以後雖寒素之家必日備酒肉供養不得與少壯同食尤宜時時關心愛敬備至使一門之內和順肅穆上下同心家道未有不盛者

一救患恤貧在鄉黨且然况宗族乎凡族人遇難者苟出於無辜當盡力維持其孤貧無依者須念同宗一派以時顧盼不可令其流離失所庶篤親親之義一謙躬處世不但免禍且可以迓福每見人家惡少或倚父兄豪勢或仗族人衆多慣行不法欺壓鄉鄰不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恃勢作威立見消亡此理之必然者吾族子弟須和好鄉隣凡事退讓富而不溢貴而不驕乃得久長若使氣逞能做物賈禍吾不知其死所矣

一風水之說近世士大夫多信之昔老叟對袁了凡云但見戴紗帽者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上墳此言足破千古之惑夫陰地不如心地在地生窮兇極惡死而欲以吉地庇其子孫即使地果有靈其如天理何吾每見隨地安葬者其子孫或至顯官而仕宦之族專意圖謀風水者不轉眼而衰敗零落矣此無他心地之壞與不壞也心地常培不壞則修德行善之家天必賜賢子孫以爲門庭光賢子孫又從而接續相培則愈培愈厚人文科甲可永永勿替不然者稍一發達便恃勢驕橫則天必益其疾而速其敗自是而兇惡之子孫出焉雖欲不亡不可得也然則向之所乞

靈於地師以謂富貴可以常存者不徒爲有識所笑乎吾家世世子孫但願培心地不必擇陰地遇父母大事只求高阜平衍幽靜之處葬之朱子所云他日不爲城郭道路者是也至于子孫之發達與否則天監在上修之吉悖之凶何必問地

一居鄉黨中與人排難解紛亦是方便之門但不可狗情倚勢武斷鄉曲又其甚者自恃心胸狡獪齒牙伶俐咬人構怨已反從中獲利乘人之急必多方措勒見人之愚必百般簸弄只圖滿其慾壑雖至親有所不顧殊不知天道至公賢愚一視以人食人得禍

甚酷凡棍徒掣騙人財物者其子孫不爲乞丐卽屬瘡痍吾見亦多矣爾輩切宜戒之

一士爲四民之首子弟三日不讀書便成俗物况雲窓雪案勵志鵬飛家聲克振端必由之可或緩哉至于子弟朴者竭力耕田命其家衆勤紡織時蓄養亦治生之良圖也外此如醫卜小道卽經商買賣以有易無未爲不可但不可甘于卑賤以取人譏至隸卒跟官尤宜痛絕

一祖墳公共之地各房附葬者須離舊墳一丈以外安穴前不許牽後不許騎違者送官究治仍行改葬

一三年之喪通乎上下正當寢苦枕塊之時何忍爲宴會作樂之計近世人不由禮往往釋服從吉又其甚者會客演戲則曰開喪居喪嫁娶則曰行權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族子弟遇有父母大事三年之中惟閉門守制凡一切慶賀酒筵概不許與已身及兒女嫁娶概不許行至期功緦麻亦必待服滿而後從吉有不遵者宗長送官究治

一人莫不幸于無子無子而立後當思祖宗一脉相傳之意若以壻爲子及撫他人之子爲子則相傳之脉絕矣異姓亂宗斷不可也吾族有之嗣者先儘胞

姪擇一人立爲後如無可立乃擇同堂之姪賢者立之如亦無可立乃立遠房倘有以壻作子及抱他人之子者宗長率衆稟官按律治罪仍行改正遣其子歸宗

一好訟非保家之道即使公庭有理亦必廢時失業花散銀錢所謂贏得猫兒賣了牛也况一不勝鞭笞隨之身挂文網鄉曲不齒其辱何如吾族中遇田土錢債或與人偶有不明憑親隣理解可讓則讓不必興訟自取終凶之咎

一賭博最易惑人其子迷溺其中必至家產蕩盡因

而交結匪類作奸犯科名曰咽喉遺臭千載吾家永斷賭博根源倘有犯者以家法重處不許少寬

一邪教律禁甚嚴倘有身為端公道士以及習為符水之術者宗長卽嚴切開導令其改業如執一不從送官論罪

一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之禮所宜嚴肅孀居婦女子已成立者一切事務令其子辦理若子未成立者宗長代為處置總不許婦人出頭以玷清白一諸惡以淫為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男女有別耳若非偶相從則與禽獸何異試看眼前佻達慣

作風流事者其後非貧困落魄卽子嗣全無大抵淫亂之人念頭一差不特身名俱裂而冥責尤重嗚呼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善惡之報理有固然可不慎哉右二十二條俱關持身立品之大要其餘當法當戒言不能盡者皆可依此類推若敢視為陳言藐不遵守家法具在不能為爾輩少寬也

文昌孝經序

儒者爭言孝而不言禍福此襲宋人之言而不達於聖人之旨者也舜之孝以德為聖人而尊富饗保德為福基孝為德本孰錫之天錫之也如是錫之福不如是降

之禍其必然也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聖人之言明白可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孰生之親生之也父者一家之天地而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地合而背親逆天之倖逭於父母者必無所逃於天地故在天之賞罰不僭而人之感應隨之是孝者百行之準則也且夫盡孝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然終日提撕曉告雖愚夫亦知警覺况通人乎故致知爲誠意大關而可使由不使知聖言尤當善會此文昌孝經之所以與聖言合也余成進士需次家居有怔忡疾因誦是經油然感焉焚香盥手日夕禮誦經久而疾瘳因矢願重梓廣播茲巡未獲

茲捐俸餘乃克爲之昔瓊山尊信是經入場有奎斗之應前哲之不我欺未知何如顧宿疾之愈有明徵矣而使風行四境借禍福之說以培養其本根而激發其孺慕大易所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豈不以此也歟

陸載一先生六十壽序

古稱不朽有三而德爲最士生當世不必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也蓋其人具天地秉彝之德鍾醇厚之氣而又游之乎詩書之源行之乎仁義之途貌則甚古而神則甚暇以立身則端而且惠以接物則老而益恭以處當世之士則恬退而不競由是士林傳之間里頌

之翕然有仁人君子之目所謂太上立德微斯人其誰
歸陸載一先生吾鄉立德者也自始祖金陽公三傳而
至先生累世以來率皆陰行其德不求人知故黌宮偉
望常爲吾邑冠其積之者厚也先生數歲而孤其尊大
人君睿先生遺書一篋以囑程太夫人曰吾讀書人泮
承先人緒業兢兢惟恐失墜不幸中道棄捐後當以此
書教吾兒使無忘先人之志太夫人受而藏之比先生
年稍長卽知讀書發篋中所有觀之過目輒不忘而太
夫人茹荼集蓼之餘又嘗一燈課讀和丸助勤朝夕勉
以成人之道故先生學足三餘才儲八斗甫弱冠卽補

弟子員當是時鄉黨咸器之以爲士龍復生當不過是
而先生乃絕意仕進不獻三都之賦長念五柳之風居
常謂人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詩書足以自娛糟邱
足以自遣吾何求哉於是開三徑蒔松菊放懷古今上
下之間求忠臣子之遺事端人烈士之高風以筆之於
書而時見之行事興至則滿飲一大卮如子美讀漢書
故事陶然洒然不知老之將至也先生有二子長孝先
次慎先幼卽蘄然見頭角甫成童皆入黌序論者謂其
家學淵源大匠之門無鈍器故人所難者亦取之如寄
此非先生之貽謀者善何以得此哉其在詩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偶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先生有焉是以
知先生之福之未艾也先生自爲諸生者垂四十年至
于今學益富文益古而其年益高都人士以爲先生奕
葉行善累世書香今杖於鄉矣不可不爲先生壽又以
知先生者莫如余命爲文以序其事余惟先生之德不
朽者也先生之壽本乎德者也德吾所謂德自能受天
之眷迓無疆之休以長爲一邑典型也又何俟今日繪
幽谷之圖而後知修齡之有徵哉

李石亭文集卷四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德清陳 墉厚堂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淳安王世維維之

明倫堂碑記

事之忘其實而僅附其名者廢之可也而事之著其名
而並存其實者廢之不可也若明倫堂之建非所謂著
其名而並存其實而有其舉之莫敢或廢者哉粵稽三
代造士之法至詳且備而其設教之地於國則曰學於

李石亭文集 卷四
鄉則曰校庠序而又有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司徒
司馬之官以因時而簡教之以故士之沐浴詠歌者皆
曉然於人綱人紀之重而飭典惇倫期無負選造之至
意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不信然哉此明倫
堂之所自昉也 國家建立學校董以師儒其造士之
法直可比隆三代而又屢頒 聖訓諄諄以孝弟爲先
無非欲多士之爭自濯磨以共勉於人倫中也第羅邑
係新分之縣學宮雖建而明倫一堂實闕不惟司訓者
無以進多士而講業而士之入黌序者亦無由顧名而
思義曩雖有鼎新之志而寢以不果葢築室道謀者十

餘稔矣幸乙丑仲夏旌陽闕明府來治吾羅下車之始
日擊學宮曠缺慨然議新之首捐二十金爲士夫倡而
司鐸韓君亦量解清囊身率諸生繼其後兩閱月而堂
成伐石囑余記其始末余惟思堂之廢不知幾何年今
一念經營而成也忽焉非留心學校雅意作人以振興
斯文爲已任者烏能有此繼自今羅人執經問難博習
親師不患無地而登斯堂者日擊道存亦將默動其
慈孝友恭之念而不容自己韓子云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於是乎在矣然
則斯堂之建豈徒以其名哉

文昌宮碑記

文昌之宿在奎壁之次主文柄而帝君之尊配武曲厥祀遍天下於吾蜀尤謹蓋靈異之跡明而爲人幽而爲神切近昭著俱可徵信者莫茲土若也羅江距梓潼不過二百里以寔沈主參臺貽主汾之義例之則山川星辰民所瞻仰於是焉在又非止文字之行世若水之行地無往不在宜人人不忘其所宗主而已也羅江縣治之北三十里曰河村有山名月峯上起文昌宮而余之家在南村與河村隔一水當二月三日帝君降誕則兩村之人及附近各村並走焉相與焚香祝獻優伶歌

舞以爲樂辛未之春南村人於其本村得所龍神堂者中有聖像一尊第渺小乃思斥其堂而新之改故像而大之旁爲天龕爲地啞余時需次家居實贊其謀其夏卽上京謁選龍神廟者取其址而已鳩工伐木棟楹梁楹皆更爲之墻垣門戶極堅好四壁圖書煥發精采又雕刻神龕一座神像裝設俱如創始所謀者前後共費八十餘金皆出衆力所襄贊自是凡遇會遂不必更至河村而南村遂爲一勝地余推文昌尊神一方文運所係不厭家祀戶祝又况吾鄉之人第願鄉之人嫻于帝君孝友之訓以事其父兄以教其子弟歲時祠祀

進退雍容都雅無長其囂凌好勝之習以漸遠于敦龐而又嚴爲規制求所以有始終者是則可書也已

重修觀音寺碑記

烈士殉名貪夫殉財名可殉而財不可殉也近世殉名者寡殉財者衆此有人情類然而緇流爲特甚夫釋氏見性明心能空一切色相諸有萬緣纖毫不染若區區利鎖名韁不能擺脫又何解脫之足云故予嘗論釋氏子能參禪悟道吐棄一切者上也其次則不貪財利不惜勞苦補修寺院期于有成若逐逐於腥膻之場與庸夫俗子爭多較寡風斯下矣觀音寺僧如永本平池僧

教洪法嗣因此地屢易住持禪宇廢壞墻垣坍塌左右檀越目擊不忍爰商同衆姓延請如永與其徒常聞居任永自到寺至今中間不過十年而西廊之朽欄者重新東廊及前殿之圯者改換山門三間昔無而今有禪房一所去舊以圖新買水田三十二畝添供香火築埽墻週圍塑靈官於門樓栽竹栢於隙地今又改造正殿另塑大佛三尊凡此不世之功均如永師徒自爲捐資建造並未叩及十方夫此非所爲不貪財利不惜勞苦者歟此寺至兵火後妙空禪師創於康熙初年其後三傳而絕安縣僧如善繼居之募建西廊不再傳而亦絕

所建廊房亦隨圯嗣後住持來去訖無寧居視寺宇如傳舍漠然不以關心苟非如永師徒相繼鼎新則妙空禪師所建造幾何不復化爲灰燼耶吾聞有不世之功者必享非常之報今如永之建豎若此法孫自此其興乎抑亦可以愧僧之貪利而不饜垂死訖無一成者也爰壽諸石以示其後使後之人皆有感而興焉

同善橋碑記

善可同也不可獨也蓋獨則私同則公獨則難爲同則易舉凡爲善者皆然而橋爲尤著吾鄉素號醇謹父老子弟敦朴有古風數年來于路之崎嶇者靡不治橋

之傾圮者靡不脩獨此地需橋孔亟而闕焉不舉非人心不同亦事必以漸也甲子冬吾鄉人一念經營衆志咸孚諏吉鳩工閱兩月而告竣予惟世之有財者衆矣然往往慳囊難破卽或間有施舍亦多惑於浮屠又或共爲一事二三其見築室道謀不能度德比義以相免於善孰若吾鄉之除道成梁不吝已貲而衆人一心者乎雖然橋者善之一端也由是而推廣之以幾於風清俗美聖仁講讓不獨父子其子而後謂之大同吾鄉之人其不以此自足而共勗于道以永守此同善之風也是則吾之所禱也夫

月波橋碑記

羅江北四十里地名南村與安縣接界有水焉源出蔣公堰由象鼻山過寶林寺龍神堂以下達於劉家河蓋里人之所資以灌田也水之支流沒港甚多而居其中可以作堰宣洩者則曰大溝溝澗不可踰而瀦水之處又甚深非蹇裳可濟舊有二橋焉一在張家堰下一在龍神堂前年久不治日就坍塌往來行人往往傾跌是懼里人憂之謀所以新之者而又苦獨力之難成也于是叩四方善士共解囊橐以襄盛舉鳩工伐石始自戊寅冬抄迄今年夏五而二橋成橋之左右凡係小水之

處如所謂支流沒港者俱架石焉蓋舉其大不遺其細吾鄉人樂善之心於此可以矚然無憾而四方之行者來者步者輿者亦自茲永無病涉之苦也詩曰履道坦坦不信然歟龍神堂前舊名飛龍今仍之橋之在張家堰下者初未有名今題曰月波蓋水勢蜿蜒如龍其環抱之處形如半月故曰月波云

餘慶橋碑記

善不足以濟則非善願以一人濟衆人其勢將立窮而以衆人濟衆人其事恒易舉古者扛梁之設督之在官歲一新之以便斯民然而窮鄉僻壤山巔水涯非能一

李石亭文集卷四
一而杠之梁之也故以民勸民而梁之成也忽焉凡以
斲有濟而已象鼻嘴者綿安接壤也北走神泉南通紋
水行來行人絡繹不絕中有一澗雖非巨流而自夏徂
秋河水之溢招舟子而無從欲蹇裳而莫濟隔岸相呼
不無咫尺天涯之恨甲子歲吾鄉人侯等一念經營首
倡盛舉募衆捐貲架以石橋是役也約費百金匝一年
自今告成以後履道坦坦乘輿者有按轡徐行之樂徒
步者無淺深厲揭之難濟之衆矣善莫大焉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吾知諸君子之好善必有以獲其祥矣
故以餘慶名橋而爲之記

昭通橋碑記

灣江發源安縣迤邐而下至羅江縣北關外與溫水合
東流入中江界記水之始達不過僅可濫觴漸納溪流
而其勢益大由白塔寺興隆場口底于野壩堰汪洋恣
肆澎湃奔騰殆巨川不是過焉堰之下有渡口爲安縣
羅江彰明接壤地則犬牙相錯人則烟火萬家加以商
賈絡繹往來輻輳每當夏秋江水泛溢洪波巨浪非一
葦可杭行者苦之僉欲以輿梁濟議不果歲戊寅時和
入又里黨之間咸鼓舞從善于是共謀釀金以成橋橋
工始自上年秋閱一載而竣狀如長虹卧波青龍見水

行者來者步者輿者莫不利涉蓋前此所有志焉而未
逮者也夫事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曩予宰姚江
有後清者功將垂成而廢棄不舉余爲之設法竣其事
至今以爲美談茲地界三縣之交人各一心不相聯屬
橋之成也蓋難矣乃一念經營而應之如响則豈非年
穀豐熟人心好善故能易其所難而成功之甚速耶大
同之世有分土無分民一人之心可通乎千萬人一端
之善可通乎千萬善由茲橋以觀知吾鄉人之衆志克
孚而不以畛域異也將所謂同德比義而相友相助者
豈有涯哉爰題曰昭通而爲之記

重修月峯梓潼宮碑記

馮家嘴有山曰月峯在羅江縣北三十里雙巒特出峭
壁磷砢攝衣而上登其巔則河村南村之烟戶歷歷可
數焉蓋一邑文風之所薈萃也上有文昌宮爲士子瞻
拜之所創造不知何時明末兵亂委於灰燼有志者議
修不果康熙壬午庠生范廷湄刈草爲庵讀書其中慨
然念 聖靈之未妥文教之未光乃與明經陳君獻三
招募衆士裝嚴 聖像兼修樂樓一座迄于茲數十年
矣風雨漂搖木朽蟲生加以乞兒盤踞于中日散夜聚
或折毀牆壁或污穢殿宇以致此廟依然荒涼陳君目

擊心惻不忍坐觀其敗爰倡首刻日鳩工重修去其朽腐易以良材又于正殿旁接修偏房二所前修拜亭三楹亭下砌石爲臺中置一門懸于崖畔一時啓閉擇醇長者鑰之遂煥然爲兩村之觀是役也始自庚午冬越辛未夏不一年而成其間募衆固多而陳氏之父子祖孫宜力爲尤多帝君之靈從茲其永安矣而今而後將使兩村之人以時瞻拜入門生敬追惟孝友之訓益深報本之思當必有魁梧傑出之人以爲文教先是又此山之靈秀所鍾而亦卽帝君之仁澤所覆育於無已也

書院田房記

世之學者莫不由教入顧教之於塾家自爲學人自爲師文章不能趨於一軌其風遂不能以大振司民牧者知其然爰倣古人黨庠州序之遺意合一邑士民而納之書院地必爽塏居必宏暢延名宿爲師厚其修脯以示優崇而諸生膏火亦以時均給寓激勸于樂育之中典綦重哉羅江雖蕞爾邑有明三百年來名賢輩出厥後罹流寇之禍民若晨星文獻俱亡吾羅遂以委頓幸奉聖朝撫綏招徠休養生息百餘年間元氣漸復然而書院之設前此未嘗議及也滇南楊公來治茲邑爲

政精敏而仁恕決獄訟不事敲朴務得其情甫踰年境
內又安於是課士之餘銳意建修書院以廣教澤名諸
生而與之謀僉曰唯唯時余適以憂歸里公命偕諸君
董其事余以羅故有奎星閣在城南今書院既設閣宜
並舉匪但培補風水之云亦取朱衣文明之兆公曰然
是我之夙心也議既定一切相度地形規畫可否公爲
之七余與二三友人贊勳其後甫期年人工告竣都人
士及鄰境之秀者喁喁向風焉公之功偉矣抑不知吾
羅之所以感公戴公沐膏澤而咏勤苦者宜何如之咨
嗟六息而不忍置也奎閣計三層上塑奎星及文昌像

書院凡四進大門三間二門一間過廳三間講堂五間
耳房八間廚房四間亭子一座池一口用示壯觀至書
院田畝舊在東村廣興寺者計田七十五畝八分九釐
一毫地四十五畝五分一釐一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五
十七石近從吳家菴撥入者計田二十五畝二分二釐
五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一十六石畧村河灘地一十九
畝零八釐九毫每年收租銀六兩北關外新墾田一畝
八分每年收租穀市斗一石六斗公重其事以屬縣尉
張君履勘丈量繪形立界另立紋江書院冊名歲輸糧
銀二兩九錢一分零四毫佃戶代納街房門面九間縣

署前七間歲收租銀四十六兩二錢書院大門旁二間
歲收租銀九兩二錢外有各寺院捐銀二百兩交與備
年會首生息以濟膏火用垂永久是役也前署縣尉張
君朝職沈君文玉及署儒學訓導王君名佐皆與有勞
例得備書云

按書院卽滇南楊公周冕所創之紋江書院也白安
縣來曰滴水自綿竹來曰澗水俱在羅江城北潺亭
會總名羅江言水如羅紋縣所出名也故又名雙江
紋江則楊公初名也田房記爲先君撰故仍原名此
記久佚今得原任訓導杜姻親耐菴示因補之

旌表節孝何母王太宜人節壽橋碑記

州西三十里有山曰台孤巒特起勢挿雲霄由茲山迤
邐而東地稍平衍前臨大江有茂林修竹之勝而何氏
實世居其間墳墓在焉攷何氏世爲綿州人簪纓闕閱
勝於前代及明之衰而族姓零落有生員何公披雲者
善岐黃術遠近求之無弗應生子坤早沒遺媳王氏青
年守志白首完貞蓋卽今之奉 旨旌表而例贈孺人
者也孺人事翁姑至孝治家甚勤當茹荼集蓼之時以
父道兼予以母道兼師卒能興起門庭克昌後裔長君
漣以優貢出仕滇南仲君涵亦以增庠生升入成均至

子孫枝秀發玉樹敷榮若人麒麟輩或待詔金門或
食餼鬻序彬彬稱一門之盛人謂天之報孺人甚厚而
孺人不以自多也老而彌健貴而能勤含貽弄孫之暇
輒身率臧獲婢僕手自紡績至夜分不倦歲旣久探橐
中計紡績所入共得七十金孺人顧謂仲君曰吾家世
業醫活人甚多以此發祥故吾生平不喜奉佛吃齋惟
慕濟人然往往有懷莫遂今吾且老甘旨不缺汝等亦
皆豐於衣食念此金係吾所積每思所有以善用之吾
聞利濟莫如橋今各處小橋吾已陸續捐貲成梁濟涉
惟衲家營大溝雖非通衢而往來不絕汝其爲吾建是

橋以成吾志仲君曰唯唯於是鳩工伐石不數月而告
竣孺人顧之色喜又以余與長君仲君世好莫逆其於
孺人猶子也囑一言以爲記余惟孺人之節早已上達
紫宸傳聞人口更何待言惟是孺人壽逾八袞春秋
高矣而猶惓惓於爲善其亦不僅壽一身直欲壽諸千
萬世也因節以獲壽而壽亦愈以顯節斯橋之成非名
之以節壽其將何名

祠堂說

古者立祠堂爲四龕以奉四代神主高祖尊祖祖父也
始祖之祭始自程子雖朱子有似禘之疑然世遠而派

別不有始祖一祭無以收族是亦禮以義起之一端也
况所謂始祖者以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者爲之非必
厥初生民之祖也隨分致祭何僭之有吾家上世不可
知論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之義則當以美實公爲始
祖而厚公不與焉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美實公則吾
先世之別子也是爲始祖而美實公之長子世世以長
繼別是爲大宗美實公之衆子則各以其長繼已是爲
小宗始祖百世不禘小宗親盡則禘此古之宗法也故
古者子孫繁衍廟制非一有禰之廟自己之兄弟子姓

咸屬焉有祖之廟自父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曾祖之
廟自祖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高祖之廟自曾祖以下
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始祖之廟則一姓之兄弟子姓
咸屬焉其爲典也備而其爲制也詳後世人不師古親
親道微生者侈輪奐之觀死者無一瓦之覆匆匆送葬
三載除服以爲人子之事於是焉畢歲時不告飲食不
獻生辰忌日置若罔聞則求其有祠堂不可得又何論
乎百世五世之縷別也夫主必有禘者一定之制而追
慕不忘者報本之心近世大夫家建立祠堂自始祖以
下木主皆設廟中雖親盡而不禘此其制非古而要惟

不忍忘其親之意吾家祠堂卽用其法正祠三間長房
居中其高出者爲始祖二房居左三房居右各設一龕
每一代爲一階層遞而下所謂禰廟祖廟均於是焉在
大宗小宗卽於是焉分庶幾遠有所統近有所宗名分
得而支派別子子孫孫皆得以展其孝思矣祠建扁擔
灣係徐國玉之業今三房用價買其田地山林而以基
川一所并附近田一畝捐作祠基約同族人起造正祠
十一柱三間耳房七柱東西各三間拜廳五柱三間大
門五柱三間廚房五柱三間共十八間祠成改扁擔灣
爲祠堂灣云

墳墓說

墳墓係祖宗宅兆子孫命脈不可不加意護守先人家
於雲龍壩故墓皆在焉由雲龍而上曰象山山之北地
名扁擔灣今改祠堂灣有祖墳五十一塚歷年附葬新
塋二塚山之南地名長溝有祖塋一十九塚歷年附葬
新塋七塚其象山而下其逼近雲龍寺者則曰雲龍寺
祖塋共計二十九塚其由雲龍寺迤邐而下者則曰雲
龍壩祖塋共計四十八塚地各有界歷世護守祭掃進
葬不許他人砍伐樹木不許異姓越界佔爭不惑於各
房風水之說而騎龍截葬不輕聽地師邪妄之語而擅

遷故塋有一於此宗長房長率衆稟官重治

祭田說

古者祭必有田蓋犧牲粢盛之所由出也昔范文公貴時置義田千畝以濟羣族之人而祭祀之費不與焉大抵先有祭田以祀祖而後置義田以活族吾以爲祭田之中卽可該義田之制道在多多益善而已吾族家廟新建未有祭田祭祀之費向係闔族公捐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今於劉家河買田十九畝又桑家庵原存祭田一畝共置祭田二十畝計每歲所入可得二十金清明冬至約用銀十四兩美實公及李孺人生辰忌日每次

用銀一兩共銀四兩年節祭祠用銀二兩俟後再有續置則於祭田加豐以其贏餘濟族人之孤貧者是祭田也而義田寓乎其中矣蓋將來置業零星若不登記明白恐爲不肖者占據故另列祭田一篇凡有置買卽依數開載若干畝并坐落四至庶乎久而不忘多而不亂而開卷卽得瞭然也

祭祀要畧說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也近人往往厚於自奉而忽于祖先夫鬼神血食祖宗之賴有子孫豈第生養死葬而已乎今

酌定每歲冬至祭始祖清明祭墓夏至祭禰則各房自祭其私親祭之公者費出於公田主祭以宗子至各房私祭或另置祭田或本房公捐總不得於始祖祭田內支用至於出入必告有事必告朔望則祭俗節則祭忌口生辰追祭不忘此皆事死如事生之道也每逢致祭必闔族齋戒不得視爲泛常祭畢以其餘燕飲宗長訓族人以孝弟忠信立身行己之道歲率以爲常

冬至祭始祖文

人本乎祖澤厚流長貽厥燕翼而熾而昌先疇未遠舊德難忘屆茲長至方肇一瀆反始報本有飶其香靈其

降格佑我無疆

清明祭墓文

綿綿祖澤鬱鬱佳城神於是宅保我後生夜臺永妥松栢常榮屆茲寒食澆酒陳牲少長咸集奠獻惟誠子子孫孫護守斯塋

夏至祭禰文

人道所重首在親親秋霜春露日月如新非父非母焉有此身誰非爲子不念先人感時備物克祀克禋庶幾佑我景福駢臻

名派歌 并序

名之有派所以別世系聯疎遠防重複親親之意也故
世遠則疎名多則亂自古而然於今爲甚誠酌定世派
昭穆以次相及雖異日瓜瓞連綿居不一地統系分明
亦斷無尊卑失序之憂且令子若孫各以其世比而同
之無生彼我之嫌咸敦一本之義其爲益豈不大哉爲
擬二十字於左一字爲一世俟週續擬

李氏名派歌

朝端崇道義

庭際尚清芳

孝友家聲遠

祖宗功德長

李石亭文集卷五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德清陳 墉厚堂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全校

淳安王世維維之

陸金陽傳

陸金陽羅江人世居金山生以勇力聞其時明季兵亂
金陽約鄉人分爲四屯屯各置長長樹一大旗轄卒五
十衆推爲屯長守潼川要衝人皆德之呼爲陸大旗張
獻忠之戮蜀也人民奔竄金陽兄弟五人各守一屯屯

未分賊已逼近金陽謂諸兄曰苟去賊必尾擊不能全矣不如守以待戰賊苟退則無虞也及賊衆至金陽力拒之而諸兄皆委幼子進先奔金陽無如何因負進且戰且走求諸兄家小幼皆不知所之而賊勢四張不得已奔匿縣之須雲山採櫟而食居十餘年賊氛熄乃出歸故處盡蕪無居人公顧進而涕將求其兄進嗚咽止之曰伯父等不在耶求之不能也苟在耶將自歸也且失者求之人未可必得恐父子又相失也公然之以故居之蕪也因去之河村壩居之今蒲家營是也 國初吳三桂兵敗將卒四出劫掠居民以公勇力率鄉人相

拒賊聞大旗名解去公名益著互相謂曰苟遇盜速呼陸大旗盜必退如被虜呼之盜亦必退也有盜聚處者名曰土豹子掠鄉人獲則殺食之鄉中被獲者輒呼公號免者數十人鄉有遇盜割一乳者公知之往救盜見卽釋之其人走回哭謝公曰胡不早呼我而致傷乎曰惟呼公止食一乳耳不然不免承平後乃遷南村家焉公形貌魁梧秉性剛直與人相處輒戴冠正色無論識與不識望其冠皆曰陸大旗來也

劉三策傳

劉三策字坤山羅江縣人父正槐兄弟三長三謙季三

李石馬先生集卷五
位次卽三策謙位俱無嗣三策生於流寇張獻忠作亂
時偕其妻鄭氏同逃中道相失遇賊於荒山賊欲刃之
給曰吾能歌請歌一闕以免死可乎賊命之歌歌罷賊
悅賊不欲以全人釋也斫其右手而遣之明日遇鄭氏
於水岸遂引去至石泉匿跡深山中採樹皮草子爲餅
充饑當是時加以野居露宿濕氣交攻艱難萬狀幾不
聊生然卒以身免居數年生子先德值蜀中平定乃謀
歸未至任安縣桑棗園又四年移羅江河村壩自脫難
後右肢雖廢而力作如故開荒闢草腓胝經營終歲無
虛日性疏爽凡百家技巧不學而能與人相處溫溫如

也然不畏強禦遇人有不平事輒以身徇故戚鄰感其
意氣咸帖然稱之嘗聞先德之言曰吾昔爲賊所獲自
謂必死賴祖考靈以免其身吾家世清白耕讀爲本爾
子孫官力追先志無墜家聲吾行將復祖居矣未幾沒
子移南村家焉以萬歷辛亥年生至康熙壬子年卒壽
六十二妻鄭氏與三策避兵中道相失時因路險行急
墮水中未出而賊兵繼至自度不免乃以面浮水泮爲
泅死飄沒之狀賊至曰死人也以子刺其背而去後至
者又刺之鄭氏忍痛氣絕卒不出聲賊去復甦嫡侄鄭
某見之負之而出避空宅中明日與三策會相向而哭

蓋三策斫手之日卽鄭氏刺背之時也誕一女甫弱彌日而罹身抱女在水中卒無恙蓋天之不絕劉氏也後生先仁先義以天啟壬戌年生至康熙乙亥年卒壽七十四

附 美實公傳一

才華公傳二

鴻飛公傳三

英華公傳四

美實公傳

公諱攀旺字美實前羅江縣雲龍壩人也生三歲而孤

母王氏再適同邑李雲卿公隨母育於李值流寇張獻忠亂人多逃亡時李富於財既死其僕何駒駒者謂公日子非李氏嫡而受其財族衆忿甚不去將殺汝公于是歸時年二十三矣至則宗族盡散無一存者公子身無倚隨鄉里二三人走石泉是時賊衆猖獗所過殺傷焚掠殆盡民食無所出強者殺人而食弱者幸以身死則匿跡深山採樹皮草子爲餅充饑公嘗絕食三日夜于空宅中獲一貓燒食之得不死張養心者宋有聯之妻弟也公與有聯同被兵故識養心 日至其處養心召公同食時無碗以瓦片盛肉而已公稍嘗知其味異

然不敢明言乘其不見而棄之歸以語有聯曰若輩素
食人肉者奈何食其食乎於是心影成疾腹膨久不愈
聞渡夫王五善針灸就而灸之他日又至其家王五夫
妻方食魚將盡止餘頭尾見公至則以食 而謂之曰
好好有頭有尾子之疾至此除矣由是果愈公在石泉
二年值蜀中平定乃歸住河村壩時土曠多年田地
在 荆刺中公開荒刈草獨力經營又歷十餘年粗有積蓄
始娶妻卽吾祖母李氏也時年四十一矣厥後移居毛
家壩又十餘年移南村壩子孫今家焉當時兵燹之後
鄉人存者百僅一二而公族屬又無一人在者故前後

三遷皆就伴居住未得復業公爲人忠信渾樸不較是
非凡事退讓人有犯者輒溫語謝之嘗謂人曰吾昔在
兵劫中踰越險阻衝冒鋒刃野居露處朝不保暮自分
必死今幸上天之眷祖宗之靈以有其身得延李氏之
一綫吾何求哉吾唯有吃得虧三字可以保身可以遺
後願世世子孫守而勿失至于機巧變詐是吾所短然
亦羞而弗爲也鄉里以此多之至今稱爲長厚治家以
勤當役差徭繁重時怠惰者多失業而公未嘗缺乏遇
戚黨有恩貧者多所周濟以明天啟丁卯年生至 國
朝康熙庚辰年卒享壽七十四歲以孫化楠貴乾隆十

九年 馳贈美實公爲文林郎餘姚縣知縣祖母李氏
馳贈孺人子三文彪士達文彩

才華公傳

公諱文彪字才華美實公長子自幼隨父開荒闢草創
業成家年甫三十美實公卽見背下有二弟均在弱齡
時人烟稀少田地半屬荒蕪豺虎之跡滿于道路羅邑
路當首衝差使絡繹供應浩煩稍不奮勉卽無以自保
公殫力經營門戶之役以身獨任令二弟從師讀書閱
數載鴻飛公入武庠又數年兄弟始分析田地山林三
分均分論開創守成公之勞績實茂而終不以此求多

多者蓋公之寬厚而仁恕也公壯貌修偉多鬚遇事寬
綏與人言恂恂如不及雖久與遊者未嘗見其有疾言
遽色力田自給不貪榮利延師課子務盡忠誠晚年喜
釋氏經典朔望盥沐莊誦教兒孫以安分循理勸鄉隣
以務本力農崇儉約敦退讓雍雍有君子風人以美實
公之家法未墜云公生于康熙庚戌年十月初五日至
乾隆辛未年卒享壽八十二歲子六人一過房一爲僧
存者化梓化椅化梅化桐

鴻飛公傳

公諱士達字鴻飛美實公次子幼讀書能屬文試輒不

李石齋文集 卷五
售因棄而就武然非其所好也性嗜飲雖多不亂與人
交必盡其歡朋輩相狎者每一見必留連款洽忘爾汝
形居心耿直于人無所迴護人皆憚之然於氣誼相投
者亦每霽顏溫色以相待人是以畏公之明而亦未嘗
不樂公之寬也公娶元配趙氏年幾四十未有子息兄
弟皆以爲憂公慨然曰吾生平行事未嘗得罪于人得
罪于天豈真絕吾嗣哉吾惟修身行善以俟命而已
自是益加勉勵周濟貧乏修治橋梁裝飾佛像補葺廟
宇凡可以迓福凝旒者靡不盡力爲之閱數載而胡氏
碩人連舉二子公喜甚又念夫得子之晚而深恐不親

見其成立也爲之延師課讀以養其材納粟成均以樂
其身公之用心可謂苦矣而天之所以報公之德者亦
不爲不厚矣公之姪化松本才華公第三子公撫而育
之勝如已子出處兄弟間怡怡友愛白首無間言隣里
咸稱道焉以康熙戊辰年二月初九日生至乾隆乙丑
年卒享壽五十八歲子化槐化杞

文林郎英華公傳

公諱文彩字英華與兄鴻飛公學生狀貌絕類外人往
往莫辨束髮受書通大義值時事艱難棄而力耕喜賓
客好施捨計田中每歲入蔬布疋自給餘悉以餉客遇

人方窘急輒設法周濟或代出名立券後雖賠息償無怨悔有譚世民者僑寓村中聞公好善因以急需告公爲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譚挈家逸去公設措代還越數年有白金堂來者云譚在其處公置不問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公天性過人孝友純篤兄弟之間歡然無間分居析產時公重自損抑田去其遠而瘠者地取其不毛者謂少服於是不須更易祖遺舊屋讓歸長房偕鴻飛公另自營屋而居住鄉黨侃侃直言爲人排難解紛悉悅服又度量豁達不與人較是非遇有非禮相干之事旁人代爲不平公付之一笑而已晚年喜植花卉尤

嗜讀書當天朗氣清時手一編坐北窓下披涼風謂羲皇上人無以過又或寒興江湖或攜斗酒至河干或垂釣且釣且酌放懷自適視人世繁華艷冶如無有也公性仁於愛物而廉於自奉長子化楠遊宦浙江公誠之曰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聖主得叨一命幸矣惟做好官可以報答國恩要做好官必以清爲主我雖老粗衣淡飯尚自不缺無需祿養爾其勤勞王事毋玷清白以辱祖宗化楠謹遵教不敢忘乾隆十九年以子貴勅封公爲文林郎餘姚縣知縣元配趙氏勅封孺人公生于康熙戊辰卒于乾隆丁丑享壽七十歲子三

李石亭文集卷五
化楠化梗化樟

祭前任羅江邑侯沈公文

名傳花縣群歌匝地陽春澤被雷風共沐隨車甘雨訪
惠政於長葛慈父名高仰卓識於黃浮神君譽美他如
榆次之鳳因荀藐而來粵若香泉之鸞以王阜而至此
皆常德吉人之驗何勝樂只君子之思然而鄧侯不留
少卿易老桐鄉郭外誰起朱邑於九原健爲塚邊難見
張君於百歲雖復奉嘗不絕而華穀已虛固知茂績常
昭而鳴絃何往悲騰四境淚洒于家我邑侯亦昭公
望發武康系由聃季休又之著作引紙則數于言雲卿

之才華撐腸者五千卷趨庭有訓岐嶷總角之年棄繻
何人忼慨壯遊之目以故文足華國蔚爲盛世之宗
因之學業匡時允副閭閻之望圭璋器重河嶽聲高茶
陰爲小試之鄉序碑立就靜南乃榮擢之地鳧舄遄飛
薄繭絲爲保障寓撫字於催科徵賦則不事追呼乍清
積欠委運而何辭艱險屢涉江干爰以宏才膺茲劇邑
寇公旣借如聞父老之歌郭守忽來曷禁兒童之迓蓋
聞之舊治久仰仁風故樂此新遷群沾惠露也而公振
衰起廢剔弊釐奸念耕桑乃民命攸關宜勤力作思學
校爲士習所係務獲良帥於是手定農書處處一犁春

雨親延名宿人人半壁青燈正直則西門之投巫神明亦不其之伏虎挽舟示德赤子心傾折獄維良縣妖膽破詢民間之疾苦噢咻時聞順風土之便安勤勞備至嚴查保甲家無犬吠之驚禁絕呼盧人絕樗蒲之戲稅桑田而靈雨露足旱魃無災樂泮水而鐘鼓維新於論有頌捐金除道遵王路之蕩平造舟爲梁利行人之攸涉儉約則廐中齋馬元叔之故事依然清廉則水底投書孔翊之遺風斯在凡諸干政堪擁百城大抵山陰傅家世傳有治縣之譜抑亦江東岑令原不愧棠棣之碑古之齊魯山之高行不足過焉擬諸陳太邱之善化蔑

以加矣無如百年易晷幻質非堅潺水亭邊方蔭棠樹芙蓉城裡旋墜福星嗚呼得聖之和煩別訪長生之藥惟仁者壽自應優游不死之亭况如公者當者艾之齡老而愈健履功名之際貴以彌溫正宜永祝夫岡陵何遽上征乎寥廓雖賈名鄭字之感永矢弗忘而召父杜母之思長此何極自今庭中栢秀擬萊公之重來桑下雉馴訝魯君之奚往對遺編而增歎涕泗無從覽故蹟而興悲傷懷未已靈輒莫逮聞訃心驚清醕抒誠臨筵意戚早知麗燦蛟龍之句莫罄殊勲然而高蟠屬鼻之文無非實績興歌薤露敬奠椒漿願福德冥施長念

李石亭文集卷六
紋江之編戶祈威神陟降無忘桐邑之黔黎

楊文公集卷之六
蘇文忠公集卷之六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
韓文公集卷之六
柳文公集卷之六
劉文正公集卷之六
呂文正公集卷之六
范文正公集卷之六
蔡文忠公集卷之六
沈文正公集卷之六
高文正公集卷之六
李石亭文集卷之六

李石亭文集卷六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編纂

德清陳日埔厚堂

受業嘉興李祖惠虹舟仝校

淳安王世維維之

文林郎英華府君行述

嗚乎痛哉府君其竟逝耶其竟舍

不孝化楠

等而長逝

耶

不孝化楠

自辛未之夏拜辭府君入都候選卽奉命

發往浙江補授餘姚縣知縣計離府君膝下七歷寒暑

一官匏繫不能侍奉晨昏而由川至浙計程八千里加

以瞿塘三峽之險欲求迎養不可得欲暫歸省視又不可得是負罪深重已極今日昊天不弔降此鞠凶不孝
化楠雖萬死不足以贖倘何嗟嗟於人世耶然獨念府君生平碩德殊行卓可表不孝化楠等深恐後無所考遽至失傳是益不孝通天之罪也爰忍死須臾以淚和墨畧陳梗槩冀當代大人先生採擇焉府君天性孝友處兄弟之間歡然無間不孝化楠年十七八時府君始與伯父別財而居府君重自抽損田取其遠而瘠者地取其不毛者祖遺老屋讓歸長房府君另自營屋而住於時親戚鄉里莫不多府君之能讓謂足以愧世

之同室操戈者不孝等遵而守之至今兄弟同爨內外一心未敢言分析蓋一秉府君之教云府君幼年讀書未成名居鄉以耕讀課子蔬布僅足自給然喜賓客好施捨遇人窘急輒設法救濟或身自疏券代貸後雖倍息償之無怨悔憶有譚某者僑寓村中聞府君好義因以急需告府君為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譚某契家逸去府君鬻產代還越數年有白金堂來者云譚某在其處府君不問也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府君間居喜讀書手不釋卷與客談論歷數往古事瞭如指掌為人謀畫料度事理無不曲中鄰里有忿爭府君為之排解無不

悅服度量豁達不與人較是非遇有非理相干之事旁人代為不平府君付之一笑而已治家嚴正雖燕息之地詞色未嘗少假不孝化楠自六歲時府君命受學於志遠范老師經十三年乃補博士弟子員其時躬自耕作以供修脯不孝化楠每一歸省必令將館中所作文呈閱以為學進止之驗升階王太先生府君受業師也長於詩文好接引後學適自綿竹至府君為設榻坐太先生於堂將不孝化楠扁空宅中即以其時考試題命為文文成不中肯府君大不擇候太先生去則將不孝化楠授以夏楚曰有子如此願自今毋復相見也不孝

化楠涕泣歸館於是發憤力學始有進境自是後府君不孝化楠見不孝化楠所為文乃稍稍色喜不孝化楠食廩餼後四戰棘闈俱被黜府君曰售世之文必有傳授爾曷遠求海內名宿師之家中事有我在爾毋顧也不孝化楠於是捐棄一切受業於邑侯今陞西安太守坦齋王公不孝化楠公為不孝化楠指示秘笈閱載卽得與選拔中鄉試捷南宮皆府君擇師之明驗也府君性耽幽靜不尚紛華平居所喜皆利人之事故凡橋梁道路無不盡力助修至於浮屠陰果槩不崇信朝夕無事亦未嘗誦佛持齋晚年所誦惟文昌孝經謂其切於日用常行可以型

家可以勸世也凡山明水秀之區府君未嘗不到花香
鳥語之時府君未嘗不遊又或寄興江湖則攜斗酒至
河干垂釣且釣且酌徜徉詠歌放懷自適絕不知人世
間有何繁華艷冶之可羨者家本居鄉不進市鎮而遠
近聞府君名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此盛德長者邑侯沈
公諱潛浙江秀水人為政精明尤好獎勵人物聞府君
有隱德下車未幾卽造廬相訪款洽暢談越宿乃去其
見重如此府君性耿介於外物泊然無所好而於貨利
尤絕口不言居平不肯受人一錢卽有所餽遺府君亦
棄置勿顧方不孝化楠拜辭府君入都時府君誠之曰

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 聖主得明一命幸矣惟做好
官可以報答 國恩要做好官必以清為主我雖年老
粗衣淡飯尙自不缺無需祿養爾其勤勞 王事毋玷
清白以辱祖宗不孝化楠跪而受教服官之日早夜冰
兢惟恐失墜今年二月恭逢府君七旬大慶不孝化楠
因循縣署未能乞養不孝化楠亦奉府君命來浙佐理
惟不孝化楠侍府君左右於時 公卿大夫並浙之紳
士均有詩歌稱祝彙成一集名鴻案珠圍以紀一時之
盛不孝化楠於八千里外遣使恭問起居且代稱觥並
述數年間所為冰兢自持不敢違棄家訓者一一為府

君道其畧府君顧而樂之諭使人曰吾年老善飯精神猶昔歸語吾兒毋以我爲念惟勉爲好官吾願畢矣嗚乎痛哉孰意使以四月旋而府君遽以七月逝乎又孰意臨別之訓遽成永訣之言乎 不孝化楠 家山望斷血淚將枯五內摧傷呼號莫及已矣長此不得再見府君之面永爲不孝罪人矣嗚乎痛哉府君姓李氏 諱 文彩字英華世爲羅江人兵燹後譜系散亡自曾王父而上靡得而詳焉曾王父 諱 厚家居羅江之雲龍壩先生王父美實公 諱 攀旺遭吳逆之亂先王父避地石泉縣深山中平定後乃出同先王母李氏居河村繼又遷南村

今爲南村李家灣云乾隆甲戌 不孝化楠 於餘姚任內援例以請先王父美實公 諱 馳贈文林郎王母李氏 諱 馳贈孺人王父生三子長才華公 諱 文彪次庠生鴻飛公 諱 士遠又次則府君也府君與鴻飛公孿生狀貌絕類外人往往莫辨鴻飛公先府君十四年卒府君生於康熙戊辰年二月初九日憐於乾隆丁丑年七月二十日某時以疾終於四川原籍正寢享壽七十歲先於甲戌年九月府君 勅封文林郎餘姚縣知縣元配吾母趙氏與府君同庚長一月 勅封孺人生 不孝兄 弟三長 不孝化楠 壬戌科進士初任浙江紹興府餘姚

縣知縣調任嘉興府秀水縣知縣原娶羅氏本縣諱兆

鰲公長女繼娶吳氏廩膳生月生公諱廷桂女次不孝

化榘監生娶梁氏綿州諱之佐公女次不孝化榘廩膳生

娶孟氏本縣庠生詹周公諱乾智第三女生女一適本

縣羅諱振鰲公之子越孫男四長諱元廩膳生娶本縣

近陽胡公諱昇第五女次諱元幼業儒聘安縣舉人原

任福建鳳山縣知縣熊諱琴字太和公嫡孫女國學生

諱以恒公第四女俱不孝化榘出次鼎元幼業孺聘安

縣舉人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嫡孫女國學

生諱曰復公次女次繼元幼聘綿州增監生文淵何公

諱涵第四女廩膳生何諱人麟胞妹俱不孝化榘出孫

女五長適本縣庠生曹諱元英公次孫諱秉忠長子學

友二字本縣冉諱子才次子不孝化榘出三本縣國學

生冉諱子建長子不孝化榘出四字綿州增生何諱涵

第四子不孝化榘出五字安縣國學生熊諱以恒第二

子不孝化榘出曾孫一小名竹官甫三歲調元出不孝

等苦塊荒迷語無倫次倘蒙大人先生錫之誅銘以光

泉壤則不孝等死且不朽

宜人趙太君行述

嗚乎痛哉不孝化榘自庚辰夏初離母膝下自是四年

奔走宦途既不得親奉菽水以娛暮年又不能解組歸田少遂烏私每一懷想百端交集以及於今遘遭大變嗚乎終天之恨尙有窮哉母在不能親養沒不能親殮哭笑在疚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結恨昏憤雖欲執筆述吾母生平淑德懿行何能詳盡惟就所記憶畧陳梗槩冀當代大夫先生採擇焉吾母姓趙氏先世中江縣人後遷居羅江北門外遂爲羅江望族先外祖生吾母姊妹二人母居次自幼端重寡言嫻習女工愼容止舉動皆有法度長歸我先君英華公時家計頗艱先君竭力耕田以奉我先王母吾母是時內主中饋井臼自操外

則饁餉田間以助我先君雖處勤苦或人所不堪而吾母怡怡然也先君爲人豁達光明喜賓客好施捨人有急難相求者自顧無可資助輒爲稱貸以應其人力不能償先君代爲償之終無德色吾母每歲蠶絲紡績稍有餘積於已衣食之用皆極儉陋未嘗肯費及以供先君周急扶危則慷慨出之毫不吝惜鄉人謂吾先君之德施亦賴內有賢助成之也其事先王母承顏順志供奉甘旨備盡孝道處妯娌之間雍容和氣未嘗一言相忤教子極嚴尤重讀書

不孝化楠及不孝化樸化樟白

六歲出就傅後稍有怠惰必加呵斥從不稍爲寬假歲

辛酉 不孝化楠 舉於鄉壬戌成進士又十年始之官浙

江餘姚縣迎吾母在署待奉時先君以 不孝化楠 任所

乏人遣 不孝化楠 到署助理事務而自督 不孝化樟 在

家主持家事故迎養時獨吾母來宦署到署後目擊 不

孝化楠 政務繁多備極辛苦輒多方慰勞餘姚積疲之

後公事廢弛訟棍奸胥牢不可破 不孝化楠 極力整頓

少立嚴威吾母聞之為訓誡曰救弊去其太甚疾惡無

過嚴革弊無過猛汝其勉之 不孝化楠 跪而受教居一

年吾母以南方卑濕水土不習決意還家 不孝化楠 乃

遣 不孝化楠 買舟侍母回越二年先君即世 不孝化楠

在秀水縣調任內聞訃後回里與 不孝化楠 侍吾母居

喪及服闋 不孝化楠 例應入都候補念吾母壽逾古稀

雖健不足恃遲留不敢行吾母促至再三且訓之曰汝

父勤勞一生教子成名汝當盡心竭力以報 國恩此

汝之分也我年老之人在家較樂不願來汝任所矣但

願汝成汝父之志即所以慰我心也嗚乎 不孝化楠 豈

意此一出遂與母永訣耶吾母生平不喜誦佛經及持

齋嘗謂人曰心好不用齋性寬和逮下有恩好儉樸嘗

衣素布 不孝化楠 所進綾緞等衣不過歲月一用之而

已且謂 不孝化楠 等曰汝家故田家也華麗豈所安乎

閒居無事即躬紡績至老不倦蓋吾母自少即親執家
 苦其後訓子成立門戶以至於老然終未嘗安享一日
 奉養之美也痛哉痛哉吾母生於康熙戊辰年正月十
 一日亥時卒於乾隆癸未年七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壽
 七十六歲為我先君英華公原配乾隆十八年 不孝化楠
 楠任餘姚時荷蒙 國恩先君 勅封餘姚縣知縣吾
 母 勅封孺人先君先吾母六年卒子三長 不孝化楠
 壬戌科進士現任天津府同知兼攝涿州知州事娶羅
 氏本邑兆鰲公長女以子 調元 官內閣中書舍人乾隆
 二十七年恭遇 覃恩晉贈宜人繼娶吳氏縉州廩貢

月生公女恭逢 覃恩晉封宜人次 不孝化楠 監生取

梁氏縉州之佐公次女繼娶梁氏之佐公第四女次 不

孝化楠 孺生娶孟氏本邑庠生濬周公第三女女一適

本邑振蕙羅公之子越孫男六長 調元 癸未科進士現

任翰林院庶吉士前內閣中書舍人娶本邑庠生近陽

胡公第五女乾隆二十七年恭遇 覃恩 勅封孺人

次 調元 業儒聘安縣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

嫡孫女太學生豐來公第三女俱 不孝化楠 出次 鼎元

業儒聘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嫡孫女太學

牛坡山公第二女次 繼元 聘覃恩勅封劍州訓導修職

師文淵何公第四女現任劍州儒學訓導何人麟胞妹

本元 幼未聘俱 不孝化樟 出次 聲元 幼未聘 不孝化

楠 出孫女五長適本邑垂恩曹公子庠生錫寶 不孝化

楠 出次適本邑子才再公次子志信 不孝化 楠 出第三

字本邑太學生子建冉公子志清第四字本邑庠生慕

堯陳公子倫俱 不孝化 楠 出五字勅封修職郎文淵何

公第四子人鳳 不孝化 楠 出曾孫二長朝礎次朝磐俱

幼未聘曾孫女二長字現任劍州訓導何人麟長子可

如次幼未字俱 調元 出 不孝 等宮塊荒迷語無倫次惟

當代大人先生憐而賜之銘誅則 不孝 等死且不朽卷一終

支淵何公第四女現任劍州儒學訓導何人麟脫姓

初未聘俱不孝在出次不孝在初未聘不孝在

出孫女五長適本邑重恩曾公子序生錫不孝在

出次適本邑子才再公次子志信不孝在出第三

字本邑太學生子建冉公子志第第四字本邑序生慕

堯陵公子倫俱不孝在出五字勅封修職郎文淵何

公第四子人鳳不孝在出曾孫二長朝發次朝榮俱

幼未聘曾孫女二長字現任劍州訓導何人麟長子可

如次幼未字俱不孝在出不孝在等苦塊荒述語無倫次惟

當代大人先生憐而賜之錦誅則不孝在等死且不朽卷之終

